



人间惊鸿客 侧帽独孤郎

——独孤信印之遐想

记者 张妍 通讯员 杨才璘

文化中国行 安康风物

公元557年，古老的长安城城楼上，新王朝的玄色旌旗正迎着还有些凛冽的春风猎猎作响。夕阳如血，染红了王朝的每一寸土地。

卫国公府的书房里，独孤信缓缓放下手中的毛笔，从怀里掏出印章，这是一枚有多个印面的印章。他把它举在眼前端详许久，似乎找不到合适的印面。刚刚写就的，是他留给儿女们的遗书。

门外响起叩门声，是皇帝派来的使者，确切地说，是大家宰宇文护派来的使者，他等得不耐烦了。独孤信苦笑一声，将印章随手掷了出去，印章像一枚骰子，在桌面上翻了几个跟头，跌落到地上的书笥里。他不再理会它，而是把手伸向案头上的那碗烧酒，那是大家宰赐给他的最后体面，如果不当着使者的面饮下它，自己的整个家族就会被屠戮殆尽。

他端起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整了整衣冠，闭上眼睛静静等待死神来临。数十年来的金戈铁马像一幅长卷，于生命的最后时刻，在他眼前缓缓展开。

独孤信，原名独孤如愿，生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（公元503年），武川镇（今内蒙古武川西南）人，祖籍云中县（今山西原平县西南），因信义素著，被赐名曰“信”。鲜卑人，生于富贵之家，祖父皆为地方头领。

独孤信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男子，他的容貌被史家大书特书，《周书》和《北史》中均描述“信美容仪，善骑射”“信即少年，好自修饰，服章有殊于众，军中号为独孤郎……”《北史》史官们尤其八卦，甚至记录了一则他的风流韵事：“信在秦州，尝因猎日暮，驰马入城，其帽微侧，诘且而吏人有戴帽者，咸慕信而侧帽焉。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。”

这便是成语“侧帽风流”的由来，千年之后的我们无法想象：该是怎样惊心动魄的美，才能使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成为潮流风尚，让人竞相模仿。以至于到了唐代李商隐还要心心念念地写“风长应侧帽，路隘岂容车”，宋代杨亿也有“细雨毡巾过柳市，轻风侧帽上铜堤”之句，清代才子纳兰容若词曰“倚柳题笺，当花侧帽，赏心应比驱驰好”，更是将他的第一本词集命名为《侧帽集》。

如果单以为独孤信只是个容貌俊美的纨绔子弟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《周书》中称赞他“风度弘雅，有奇谋大略”，而他确实担得起这样的赞誉：从军之后屡立战功，从大都督、武卫将军、荆州刺史……一直进位至柱国大将军，拜大司马。又同宇文护等一同促成西魏恭帝禅位，建立北周朝廷。位迁太保、大宗伯，进封卫国公。

功成名就，位极人臣，如果至此急流勇退，如

原印存					
修復後	上臣疏信	上臣章信	上臣表信	事信啓	啓事信

上书用印

原印存				
修復後	馬大司	督大都	之刺史	之柱國

公文用印

原印存					
修復後	耶勅	全	密	白書 獨孤信	牋信白

书信用印

果……但是历史没有如果，他被卷入了皇权内斗，当“八大柱国”之一的赵贵被大家宰宇文护以谋反罪满门诛杀的时候，独孤信就知道，该来的迟早要来了。

但大家宰有他的顾虑，虽然同为柱国，但独孤信的威望资历和赵贵不可同日而语，而且独孤家的姻亲遍布朝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大家宰不得不考量其中的利害。令其自尽，不殃及其家人，也许是最好的方式。

这位风华绝代、自成风流的“独孤郎”在夕阳坠入群山的时候缓缓合上了双眼，生命定格在五十四岁。他不会想到，千年之后，人们记住的，不是西魏的大司马，也不是北周的大宗伯，而是他的一个戏称：“天下第一老丈人”。

独孤信有儿女众多，其中三个女儿成了三个朝代的皇后：大女儿嫁给西魏实际当权者宇文泰的庶长子宇文毓为妻，宇文毓当上了北周皇帝，追封其为明敬皇后。四女儿嫁给“八大柱国”之一李虎的儿子李

昺为妻，李昺虽然不是皇帝，但夫妻俩生了个当皇帝的儿子李渊，建立了大唐王朝，就追封母亲为元贞皇后。七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文帝杨坚，病逝后谥为文献皇后。
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，能同时成为三个朝代（北周、隋、唐）帝王的老丈人，除了独孤信，绝无仅有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他确如史书所说的“美容仪”，有着优良的遗传基因。

独孤信更不会想到，一千四百多年后，那枚见证他一生荣耀的印章会出现在旬阳的大地上。1981年，当少年宋青在旬河边捡到它时，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绝世的珍宝，但他还是选择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县文化馆。现在，它静静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明亮的玻璃橱窗里，成为陕博的镇馆之宝之一。

独孤信印由煤精石刻而成，呈八棱多面体，边长2厘米，高4.5厘米，宽4.35厘米，重75.7克。共有26个印面，包括18个正方形、8个三角形。按其性质，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，即行文用印、上书用印及书信用印，分别为“臣信上疏”“臣信上章”“臣信上表”“臣信启事”“大司马印”“大都督印”“刺史之印”“柱国之印”“独孤信白书”“信白牋”“信启事”及“耶勅”“令”“密”。印文均为阴文楷书，书法雅健劲拔，有浓厚的魏碑意趣，这种集十四印为一体的做法，在中国玺印史上独一无二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独孤信早在公元六世纪已开始使用楷书印，而中国历史上大面积尝试使用楷书印开始于公元十三世纪的元代，它将楷书入印的历史提早了四百多年。

我们不难想象，才华横溢的独孤信被国家委以重任，身兼数职，每天军政各项事务缠身，每件奏表、公文、信札都要盖章铃印，于是这位“好自修饰，服章有殊于众”的“独孤郎”便发挥自身天才般的创造力，将不同场合使用的印文集合一处，雕琢了这枚亘古未有的组印。

独孤信于西魏大统十六年迁尚书令，拜大司马，而印文中有“大司马印”，说明这枚印章制作于大统十六年（公元550年）之后，那时他是显赫的“八大柱国”之一。但并未出现北周建立时他所进封的“太保”“大宗伯”等官职。也许印章上空白的四个正方形印面是为将来这些官职所留，可历史不再给他这个机会了。他的一生如同他的名字“如愿”，出身贵胄、风流倜傥、文韬武略、儿女荣华……然而命运终究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让近乎完美的人生以自杀的悲剧结束。

“闲潭云影日悠悠，物换星移几度秋”，那个时代和驰骋在那个时代里的人们早已被历史的尘沙所淹没，唯有这枚精美的印章仍留存世间，以它的满身的沧桑向来客诉说它的主人——人间惊鸿客，侧帽独孤郎。

前言

旬阳县是陕南地区文化较为昌盛的县份之一，各地孕育了多种文化在此融和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李商隐、白居易、汉江与旬河之交的旬阳先民们，以其勤劳、智慧、勇敢、坚韧、河谷纵横的山地地理环境中创造了“有文、有武、有德”的古代文明。今从馆藏文物中择其部分较具代表性、希望参观者能从这些精美的文物中了解旬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PREFACE

